

通志壹經解

□ 12  
1411  
129





門 12  
蹄  
卷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二

後學成德

三三 巽下  
兌上

伊川先生曰大過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為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乃至滅沒於木為大過之義大過者陽過也故為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失之用小過於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乃求中之用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惟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

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二

通志堂





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此字有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傳以世人所不常一作嘗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伊川先生曰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陽過於中而上下弱矣故為棟撓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撓取其本末弱中強而本末弱是以撓也一作撓取其中強而本末弱本末弱是以撓也陰弱而陽強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棟傳

白雲郭氏曰頤之虛中虛故受實實則剛剛而後過二卦之象相終始也故頤以虛為主而過以剛為義過非人之失也過於用剛也過於用剛所以為大者過也當本末弱而棟撓之時非過於用剛不可也夫大厦將顛梁棟傾撓不可扶持是以必當大過治之也亦猶衰亂

之世天下蕩蕩无綱紀文章非聖人大過常道以治之豈能復治哉利有攸往亨者大過棟撓之時利於聖賢大過治之然後亨也由此觀之大過之時亦非不可治之世特蠱弊之大者耳患无剛過而中之德以行大過之事也說易

新安朱氏曰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為大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撓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說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本義○四陽居中如何是大過二陽在中又如何是小過這兩卦曉不得今且只逐爻略曉得便也可占○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如坤之初六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欲人恐懼修省便是過易大槩欲人恐懼修省並語錄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康節先生曰大過本末弱也必有大德大位然後可救常分有可過者有不可過者有大德大位可過者也伊周其人也不可懼也有大德无大位不可過也孔孟其人也不可悶也其位不勝德邪大哉位乎待才一云時用之宅也觀物外篇伊川先生曰大者過謂陽過也在事為事之大者過與其過之大○本末弱謂上下二陰衰弱陽盛則陰衰故為大者過在小過則曰小者過陰過也○剛過而中言卦才之善也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是處不失不失一作得中道也下巽上兌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大過之時其事甚大故贊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與不世之大功成

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陽剛過實於中本末過弱於外故當過矯相與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大過非常情之所及也二剛居二體之中有二剛以輔之大者過也二柔居二體之中有二柔以輔之小者過也本末皆弱非大過不足以持之必大有為而後濟故利有攸往乃亨剛過而不失其中可與權也巽而說行得道者多助也  
漢上朱氏曰大過陽過陰大者過越也鄭康成曰陽爻過也卦四陽二陰陽居用事之地故曰大過大者過也此以六爻言大過也巽為木為長上兌者巽之反長木反在上為棟巽風撓萬物者也而體弱陽為重四陽在中任重也長木在上而任重本末皆弱棟撓也天地之



五百廿二  
理剛柔不可以相无剛以柔爲用柔以剛爲體柔既不  
足剛亦无自而託譬之棟也中雖剛強兩端柔弱棟豈  
能勝其任哉故曰棟橈本末弱也此以巽兌兩體言大  
過之時也大過自遯六二變剛過者九三九四中者九  
二九五興衰救弊補其偏而不起之處非剛過不可也  
中則无剛過之患剛過而中所謂時中也過非過於理  
也以過爲中也猶之治疾疾勢沈痼必攻之以瞑眩之  
藥自其治微疾之道觀之則謂之過自藥病相對言之  
則謂之中巽在內者巽乎內也兌在外者說乎外也內  
巽外說而志行抑剛之有餘以濟柔之不足則剛來柔  
往陰得位不窮大者不過乃亨乃者難辭也君子強小  
人弱六二不往以濟之亦何由亨夫剛過而不反不肖  
之心應之未有不爲君子害者也東漢之季清議太勝

君子小人至不相容大過已極而不知反是以不亨故  
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乃亨此以卦變合二體而言濟  
大過之道也大過之時君子過越常分以濟弱能達乎  
時中矣又巽而說行以是而往利於有爲建大功立大  
事非大過人者不能趨此時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在

卦氣爲小雪故太玄準之以失劇易傳

龜山楊氏曰上下二陰本末弱也四陽聚於中大者過  
也剛過而聚於中剛過而中也巽而說行合二體言也  
所謂大過者立非常之事成希世之功是已禮器曰禮  
時爲大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時也者  
當其可之謂也苟當其可則雖堯舜之禪遜湯武之放  
伐是亦過而中者也故堯典之書爲遜舜而作而名之  
曰典言常道也堯雖以天下與人而舜以匹夫受人



之天下以人之常情言之可謂大過矣自聖人觀之亦曰常道而已也然而非巽而說行則不可往也故堯舜禹三聖之相授而謳歌獄訟皆歸之焉湯武之用師則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故能成大功非巽而說行何以有此反是則子之之遜白公之爭耳何亨之有哉

說易

兼山郭氏曰大過一卦陳氏從遜變王原叔從離變二者不同要之取剛過中則一也遜以六二之上六王氏以離之巽遜以上九之九二王氏以離之兌然各有理可以互推也初上二陰是以言棟橈本末弱也其事則大過之初過亦淺也故為借用白茅上六過之終過亦大也故為過涉滅頂凶要之大過大者之事小過小者之事推其象辭斷可知矣

說易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又曰堯舜之禪遜湯武之征伐皆由此道也又曰立天下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雍曰彖言大者過也蓋明大過之義非言小者之過也棟橈大過之時也大過之時外則棟橈故宜用剛內則剛過而中是以其剛可用所以成大過之象然剛過而中非剛德過中也乃剛過之德又不失中者也剛過之德既不失中又巽而說行者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也謂所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者也以是而有攸往寧无利亨乎大過之時大矣非大人孰能當之

說易

新安朱氏曰大者過也以卦體釋卦名義棟橈復以卦體釋卦辭本謂初末謂上弱謂陰柔利有攸往乃亨又



以卦體卦德釋卦辭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故歎其大義○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反經合道為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如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此便是大過之事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便是小過之事只是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便是合當如此做便是合義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能多擇賢輔而立其子且恁地平善過然道理去不得須是禪授方合義湯武豈不能出師以恐嚇桀紂且使其悔悟修省然道理去不得必須放伐而後已此所以事雖過而皆合理也○問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既棟撓是不好了又却如何利有攸往先生曰看彖辭可見

棟撓是以卦體本末弱而言卦體自不好了却因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如此所以利有攸往乃亨也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大過兌上巽下兌說也巽順也為非常大過人之事自常人論之必須剛毅勇力之人乃能辦此不知辦此事者却是巽順和悅元不須動聲色易說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伊川先生曰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沒於木則過甚矣故為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為大過人一元也易人字也傳

藍田呂氏曰木資澤之潤以長茂澤水之盛至於滅木大過之象也君子達命之變得其所自信雖大過之世



不與物推移故能以不懼无悶處之

龜山楊氏曰澤雖減木而木之植自若也君子體之故

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易說

兼山郭氏曰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此大者之過也今以一人譽之則喜一人非之則沮不能過者也昔者伯夷叔齊推位避國以歸文王及武王興師叩馬而諫其後卒不食周粟餓於首陽方武王興師商之賢人有如微子之徒已歸周周之賢臣有如太公召公之徒皆以為當伐而不疑四方諸侯會者蓋八百國是天下舉以為是也獨伯夷非之蓋推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不得不如是也非獨當世之是非又將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也由是言之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非伯夷之徒孰能為之此其所謂大過之時大者之過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澤上而木下減木之象也減木澤之過也

君子於大過之時有二道或進則大有為或退則窮處而已進而大有為則反天下之衰弊獨立不懼可也退而窮處則遯世无悶可也禹之治水伊尹之相湯伯夷之諫武王皆大過之事可謂獨立不懼者矣孔子反魯而刪詩書繫周易作春秋顏子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亦皆大過之事可謂遯世无悶者矣若接輿荷篠長沮桀溺皆失德之人非遯世之士也遯世无悶幾於潛龍之義二者蓋聖賢出處之大致非止於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而已

易說

漢上朱氏曰澤養木者也過而減沒其木大過也初六以一柔巽於四剛之下而不變巽為股立也巽見震伏震為恐懼獨立而不懼也所謂以天下非之而不顧者



乎上六處一卦之外遯也允為說无悶也遯世无悶所謂舉世不知而不悔者乎二者非大過人不能也王輔嗣曰非凡所及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澤滅於木大過之象也不懼无悶大過之行也本義○小過是收斂入來底大過是放底如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是也○澤滅木大過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或至浸滅了木是為大過又曰木雖為水浸而木未嘗動故君子觀之而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錄語

東萊呂氏曰象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蓋大過雖本於理不過然其事皆常人數百年所不曾見必大驚駭无一人以我為是非有大力量何以當之若見理不明者見衆人紛紛安得不懼見理明者見理而不見人何懼之有我所行者左右前後縱橫顛倒无非此理又

子云

何嘗獨立乎彼衆人紛紛之論人數雖衆然其說皆无根蒂乃獨立也至此則我反為衆衆反為獨矣易說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陰柔異體而處下過於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是以无咎茅之為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慎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為重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慎為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慎一有思字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以陰柔處卑下之道唯當過於敬慎而已以柔在下為以茅藉



物之象敬慎之道也易傳

藍田呂氏解見九二

龜山楊氏曰大過之時四陽聚於中无所待而足以有為矣故曰苟錯諸地可也而以柔濟之藉用白茅之象也茅之為物所以供祭祀故至潔而其用重藉之用茅慎之至也故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大人之過也過於厚小人之過也過於薄藉用白茅厚之至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過之初未可大有為而初六既柔居下又不可以有為者故特可用於過厚而已此藉用白茅之義也藉用白茅在初六則无咎二則失之不及矣上六不知柔道之難濟是以凶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巽為白為草交乎乾剛草白而剛白茅也

先儒謂秋茅也以柔藉剛藉也大過爻畫有足有腹有耳器之象坤為地置器者苟措諸地可也而藉用潔白之茅茅之為物薄而用重過慎也過慎者慎之至也大過君子將有事焉以任至大之事過而无咎者其惟過於慎乎過非正也初六執柔處下不犯乎剛於此而過其誰咎之雖不當位无咎也故曰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慎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白茅物之潔者義本○藉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尚在小語錄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伊川先生曰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



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初既切比於二二復元應於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則不能有所為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二是也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槁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與初故能復生稊而无過極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二不言吉方言无所不利未遽至吉也稊根也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於枯萋謂枯根也鄭玄易亦作萋字與稊同○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分謂九二初六陰陽相與之和過於常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扶衰於上使枯木生稊拯弱於下使微陰獲

助此剛中下濟之功亦自獲助於物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以柔在下大過乎慎者也茅柔物藉在下也大過之世老少不得當其耦陽過於陰則老陽與少陰耦陰過於陽則老陰與少陽耦初六少陰女也上六老陰老婦也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曰老夫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曰士夫士未娶女未嫁者也大過剛過也柔過則不濟矣九二比於初六剛過乎柔上六比於九五柔過乎剛過則為老故枯楊為老夫老婦稊柔物也枯楊生稊再秀也華陽物也枯楊生華再榮也九二剛過故得柔之助楊之再秀尚可久也老夫女妻未失宜也上六柔過九五以少陽配之剛不足以助之雖榮易落也老婦士夫雖配非耦也

龜山楊氏曰楊陰木也感於陽而易生也九二居陰而



乘柔枯楊之象二居大過之時陽雖大過而陰已感之矣生稊之象也老夫猶枯楊也得女妻有生育之道焉猶生稊也蓋巽乾體也一索而得女二居乾體老夫也而下比於初得女妻之象也大者過而陰比之成生育之功焉何不利之有說易

白雲郭氏曰澤潤養木者也木之枯者不可復生其澤之潤養至於枯楊生稊生華則潤之大過可知故二五取以為象然則聖賢當棟橈之世其用剛也必如澤之潤養枯木使之生榮而後可豈不大哉且枯楊不可復生猶老夫之不能復妻也今枯楊生稊有實之漸潤澤之力也老夫女妻有子息之理過以相與之致也用剛如是何所往而不利哉九二下比初六之柔故有女妻之象蓋大過之得其道者稊之字它書无見王輔嗣曰

稊者楊之秀也爾雅云木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如此則秀王草言且楊一木也既言其華又不得兼不榮而實之名也虞翻曰稊稚也說文云稊幼禾也後世作稚穉皆同音如虞言則為穉可矣鄭氏作萑陸云謂山榆之實如此則爾雅所謂葦萑菽藿也蓋非矣說文又有萑草即詩之柔萑亦无稊義獨伊川曰稊根也稊字之釋終不可明如此以爻義推之則老夫女妻有實之象而老婦士夫徒華而不實也實則可說易可久也然則稊字之疑其來尚矣漢上朱氏曰兌為澤巽為木澤木楊也兌正以枯楊也言陽已過也二變而與初二成艮巽木在下根也枯楊有根則其稊秀出稊穉也楊之秀也伏震之象故曰枯楊生稊鄭氏易作萑艮為夫陽過老夫也巽為艮妻



初陰女妻也老夫得女妻過而相與猶足成生育之功  
无不利也蓋九二剛中用柔以濟之則无過極之失矣

傳易

新安朱氏曰陽過之始而此初陰故其象占如此稊根  
也榮於下者也榮於下則生於上矣夫雖老而得女妻  
猶能成生育之功也義本

六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伊川先生曰夫居大過之時興大過之功立大過之事非  
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既過於剛強則不能  
與人同常常之功尚不能獨立況人過之事乎以聖人之  
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何則可知矣九三以大  
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者也以過甚之  
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

勝其任如棟之橈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取棟為象者以其  
无輔而不能勝重任也或曰三異體而應於上豈无用柔  
之象乎曰言易者貴乎識勢一作易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  
過而用剛異既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  
從也三方過剛尚能係其志乎○剛強之過則不能取於  
人人亦不能一作宜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  
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解見九四

龜山楊氏曰棟謂之極極中也居中而衆材輔之也九  
三以剛居陽剛過而不中也剛過而不中則不可以有  
輔矣棟之所以橈也夫大舜有大焉以其善與人同也  
剛過而不中獨立而无輔不足以有其大矣居大過之  
時由是而能勝其任者未之有也其橈而凶不亦宜乎



說易

兼山郭氏曰九三應乎上六故曰棟橈初六應乎九四故曰棟隆孔子曰不可以有輔者應上也橈乎下者初應乎四也棟在上者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木之所以能任重者剛之材也君子之所以任重者剛之德也欲剛必以柔守之是以能成其材與德也九二之生稊得其女妻有柔以輔之也九三之棟橈无柔以輔之也上應上六而无柔以輔之者蓋卑不能自尊以為輔故也且任重雖在我而輔我之任者在人是猶一棟之強不能獨任室屋之用必資眾材之輔焉无以輔之則棟橈矣能无凶乎柔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是為柔輔剛之義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九三巽為長木居中任重棟也大過陽過

陰弱爻以陽濟陰為濟道之道九三有上六正應當相

濟六濟九則陽不過陰不窮矣則上六者九三之輔助

也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中過乎剛者也

以過甚之剛動又不正不正則上六不應人所不與安

能當大過之任如有摧折敗橈而已凶之道也所以

致凶者以不可以有其輔也易傳曰三居過而用剛巽

既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

過剛上能係其志乎

傳易

新安朱氏曰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

居剛不勝其重故象橈而占凶

義木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伊川先生曰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為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



隆起兼一作取不下撓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柔為得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則過也既剛柔得宜而志復應陰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於剛雖未至於大害亦可吝也蓋大過之時動則過也有它謂更有它志吝為不足之義謂可少也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為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為以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為正應志相係者也九既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係於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棟隆起則吉不撓曲以就下也謂不下係於初也益易傳

藍田呂氏曰九三應上柔上而剛下棟撓者也九四應初剛上而柔下棟隆者也棟在上之物也大過至於剛

過柔在乎上剛不足以輔之故撓而凶剛在乎上雖不撓乎下然係應在初其志不弘猶有它吝  
龜山楊氏曰以剛居柔剛過而中也履近尊之位任大過之責者剛而中可以有輔矣不撓乎下能成大過之功也故棟隆吉然剛過而中足以自立不可有它也下比於初則柔過矣故有它則吝說易  
白雲郭氏曰九三之應上六卑不能有尊是以无輔初六之應九四得居下輔上之義是以九四之棟隆而不撓乎下也在大過之時九四非大有為之才僅足小用任重不撓其剛而已它用之則吝矣故九四之不能有它雖愈於三之不能有輔其於大過之道亦未優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九四反巽在上巽為長木棟之象陽處陰而不過能用柔以相濟者也動而正正則不撓乎在下



之柔故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易傳曰隆謂不係於初不曲以從下也大過之時以剛濟柔為得宜剛柔得宜而志復應初有它也大六二九四非正應故以初六為它九四近君當大過之任不能絕去偏係不足以任九五之重吝道也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應初則為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以柔相濟之義也四與初志相係者也剛柔得宜而係於陰則害剛矣故可吝也易傳

也本義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无

應助固不能成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枯楊下生根稊則能復生如大過之陽與成事功也上生華秀雖有所發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為壯矣一作壯夫於五无所賴也故反稱婦得過極之陰得陽之相濟不為无益也士夫而得老婦雖无罪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象復言其可醜也○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為可醜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五上係上六故不能下濟大事徒益其末耳无拯物之心所施者狹老婦士夫所與者不足道枯楊生華勢不能久故无譽未至長亂故无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楊易生之物也陽過而枯矣陽雖過而生理存焉下應九二之陽无陰不成



也故生華而已上六陰極矣老婦之象也而五比之老婦得士夫之象也五雖重剛而下无應故謂之士夫士未有婦之稱也居大過之終陰陽皆過以老婦而得士夫不能成生育之功則失大過之義矣雖无咎无譽是亦可醜也

說易

兼山郭氏曰九二乘初故云老夫女妻九五承上故云老婦士夫原叔謂坎離之過理或然矣說易白雲郭氏曰三四之應同故皆曰棟而其應有隆撓之異二五之道同故皆言枯楊夫婦然五之承上二之乘初尊卑上下之位不同而老少夫婦之情自異也三下體也是以不能有輔五尊位也故得夫婦之道焉然上承於陰不如下比之順也上六之過不如初六之慎也故二五之辭二為優矣華見於外敷榮而已不若稊之

可久也老婦之得士夫反婚姻男女之正方之女妻為可醜也觀象之辭蓋言不若初二之相與也无咎无譽者僅得无咎幸矣何譽之有二之枯楊謂老夫也五之枯楊謂老婦也老夫女妻則剛為主而柔輔之大過之得者也故无不利老婦士夫則柔為主而剛輔之大過之失者也故无譽而象言何可久亦可醜之意也然大過之道在臣下為多故象言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而九五亦不以君道責之亦猶君道之无明夷也曰人君亦有大過如此者其義何如曰人君大過如此則九五休否之君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兌為澤巽為木澤木楊也五兌變而與上兌成震兌說也震為專為蕃鮮其專蕃鮮可說生華也巽為長而伏何可久也巽為婦上六陰已窮老婦也震



為長男得士夫也九變六陰居陽宜有咎以陽濟陰故  
无咎允為口震成兌毀故无譽雖曰无咎无譽然以陽  
而配窮陰又不能濟得无醜乎蓋上六過極之陰雖五  
當位剛中濟之以柔不能成功也以陽濟陰其在於未  
極之時乎傳

新安朱氏曰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  
皆與二反本義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  
小人之所謂大過非能為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越理不  
恤危已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於水至滅没其頂其凶可  
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  
為之无所怨咎也因澤之象而取涉義○過涉至溺乃自

為之不可以有咎也言无所怨咎金易傳

橫渠先生曰陰居上極雖過而不足涉難故凶大過之極

故滅頂而无咎也說易

蓋田呂氏曰上六深則厲淺則揭涉而至於滅頂過涉  
者也以柔居大過之末過涉而下濟者也涉雖不濟義  
不得已滅頂取凶命不可逃義命合一非其咎也

龜山楊氏曰居大過之終則過極矣故有過涉滅頂之  
象焉若比干諫而死之類是也在比干之身則凶矣於  
義則不可咎也說易

兼山郭氏曰詩云深則厲淺則揭如之何過涉滅頂也  
曰大過之時則然也方大過之時本末衰弱在上者不  
可以有輔在下者過弱而不可以為恃非得剛過而中  
巽而說行不恤其危涉險以求濟何可及也象曰獨立



不懼避世无悶上六非斯人之徒而誰與易說

和靖尹氏曰過涉滅頂凶小人之過至滅頂可謂極矣

其凶可知无咎者无可咎於人也錄語

白雲郭氏曰上六以柔道居過之極不知以濟剛為已

任而欲自同剛德以有為是以有過涉滅頂之象焉其

凶自為之不可咎於人也易之无咎多有其義異者象

言不可咎又誰咎之類是也伊川曰以言无所怨咎蓋

因象以明之矣先儒以上六為龍逢比干之事亦以凶

而无咎為義然龍逢比干剛德之賢非陰柔自任之人

其道殊不相類故伊川獨以上六為小人履險自禍之

事不然則龍逢比干豈不量力度德之人也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為首上六在首之上頂也上六本遯之

六二自二進而上行涉四爻至上成兌兌澤滅没其頂

涉難之過也九二九四剛陽過越以濟難乃克有濟上

六柔而處大過之極不量其力至於滅頂然上六正也

志在拯溺不可咎也過涉之凶所謂以貞勝也象有言

不可咎者義不可咎也有言又誰咎者自取禍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為无

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義本○或問大過

卦先生曰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无

全吉者除了初六是過於畏慎无咎外九二雖无不利

然老夫得女妻畢竟是不相當所以象言過以相與也

九四雖吉而又有它則吝九五所謂老婦者乃是指客

爻而言老婦而得士夫但能无咎无譽亦不為全吉至

於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也

○問大過棟撓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



象九三是其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兩義自不同否先生曰是如此九三又與上六正應亦皆不好不可以有輔自是過於剛強輔它不得九四棟隆只是隆便不撓乎下過涉滅頂凶不可咎也恐是它做得是了不可以咎它不似伊川說易中无咎有兩義如不節之嗟无咎王輔嗣云是他自做得又將誰咎出門同人无咎又是他做得好了人咎他不得所以亦云又誰咎也此處恐不然○大過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不可咎也某嘗謂東漢諸人不量淺深至於殺身仁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

並語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二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三

後學成德



伊川先生曰習坎序卦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習謂重習它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為坎陷之義陽居陰中則為陷陰居陽中則為麗尺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陷則為險習重也如學習溫習皆重複之義也坎陷一作險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為水陷水之體也傳○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



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

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胡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習坎重襲之義八純卦唯此加習者餘皆一

字可盡其義坎取其險故重之而其險乃著也○色以離

見聲以震聞臭以巽知味以坎達○坎離者天地之中二

氣之正交然離本陰卦坎本陽卦以此見二氣其本如此

而交性也非此二物則无易並易說○一陷溺而不得出為

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正蒙

漢上朱氏曰坎生於坤本乎地也故潤下離生於乾本

乎天也故炎上說叢

新安朱氏曰朱氏問習坎程傳云一始於中有生之最

先者故為水夫陽氣之生必始於下復卦之象是也今

曰始於中其義未詳先生曰氣自下而上為是程說別

是一義各有所主不相妨然亦不可相雜語錄

東萊呂氏曰坎陷也陽居陰中則為陷離麗也陰居陽

中則為麗是知小人猶可以依附君子君子於小人羣

衆中決无容身之地易說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伊川先生曰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

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

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

行則常在險中矣易傳

橫渠先生曰人欲得正已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

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已亦然蓋精思潔慮以

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洪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

後能應物皆平正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



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博學者皆是小德應物不學則無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以應物也經學理窟

白雲郭氏曰易中諸卦於卦上无加字者獨此稱習坎孔氏正義云以坎為險難故特加習名王原叔先生引徐氏新義謂習坎字上脫卦名一坎字而易中卦名之下亦无重言卦者故離卦不曰離重離巽卦不曰巽重巽其重言卦名者皆孔子彖辭也孔氏既未明徐氏尤失之或者云本无習字緣坎卦六畫漫滅正如習字故傳寫者誤以漫滅之卦畫為習字又於其上添畫一卦是坎字之上十二畫矣然雖以習字漫滅觀之僅有六畫之象如此則其誤在隸古既出之後而彖象皆已先言習坎則此說又非矣大抵坎加習字學者思慮終不不得更謂身鑿也坎離等六卦卦辭并彖皆只

三畫以義坎以剛中而實故稱有孚心亨有剛中之德者未有不能濟難也故行有直如頤大過噬嗑中孚之類皆六畫取象者也坎以三畫取義是一卦之中其象再見故云習坎豈乾坤不可稱習而六子之序始於坎故坎獨稱歟其義則六卦俱有之矣疑當闕之未可深辯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為重險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本義東萊呂氏曰或問易傳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惟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竊謂易傳句句字字當作實事看此心苟誠則赴湯蹈火无有齟齬一不誠焉則出言吐氣亦不



成倫理如李廣之射入石唐之番人能水行三十里不  
 噎又如心風人力倍常時與被火之人竄身於煙火之  
 中而能保全者是其誠一之所致也未知是否乞賜詳  
 誨荅曰是其誠一之所致也此語有病別集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  
 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  
 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康節先生曰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  
 有功雖危无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  
 過實者有之矣其間有幸與不幸者雖聖人人力有不及  
 者矣伊尹行冢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  
 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  
 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

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不亦近之乎觀物內篇

伊川先生曰習坎者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重也初  
 六云坎窞是坎中之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險中  
 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  
 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  
 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為信義有孚也○維其心可以  
 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中實為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  
 不通一作亨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以  
 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常在  
 險中矣一作也坎以能行為功○高不可外者天之險也山川  
 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  
 故設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  
 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



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

以功

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

橫渠先生曰可盈則非謂重險也中柔則心无常何能亨

也内外皆險義不可止故行有尚也○坎維心亨故行有

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无復疑滯人在前惟知有

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

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習坎更試乎至難也八卦乾健坤順震動

艮止離明坎險巽入兌說惟險非吉德君子所不取故

於坎也獨以習坎為名更試重險乃君子所有事也流

水之為物雖行險不礙其必下也君子之為德雖行險

不失其必信也則臨二陰之間而皆得亨心亨者之剛

下而習險者必不疑也非吉德而亦不疑也

六下於坎也

龔山楊氏曰北極寒極而陰凝一陽動乎中故凝釋而

為水水者一之所生也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其為物

不貳矣故有孚心亨陽在內也誠孚於中險不能陷故

亨天險非可止之地止於險則終於陷而已故行有尚

往乃有功也水流而不盈陽微未出中也萬折必東行

險而不失其信險之陷陽小人害君子之象也宜无施

而可然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則險亦有時而平

矣王公設險以守其疆是也險之時用豈不大矣哉繫

辭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斯之謂歟設險之義伊川

論之詳矣

易說

兼山郭氏曰二五剛中故為有孚維心亨有過物者必

濟故行有尚天險不止於法度之威地險不止於高城



深池在夫王公所設之如何爾

易說

白雲郭氏曰彖言重險正釋習坎二字則習之為重明矣先儒謂便習非也水流而不盈者坎之險无窮已也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坎之德有孚也夫以一陽而揜於二陰非亨也然終不能陷者剛中也剛中則所守至固雖非亨而心亨矣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也故孔子亦謂棖也欲焉得剛剛中之德用以有行何往而非功其本則自於有孚心亨之微推而及之天下也君子正心誠意而能治天下國家者以此故中庸之學不離乎一性之內其失則為罟獲陷阱而君子毋慎其獨者所以守剛中之德為心亨之道也天非險也而人不可外者豈天之大險歟地非險也而山川丘陵豈地之大險歟天地之大尚未離乎坎險

之道是以主公內則治教政刑外則城郭溝池皆所以象天地之險以守其國也故彖又曰險之時用大矣哉蓋人知用險於小而不知險有大人之事孟子所謂王請大之者是亦孔子大矣哉之意也坎无時險有時故

曰險之時用

易說

漢上朱氏曰坎一陽二陰在地為水水之流動陽也其靜陰也流動乎陰中者陽陷乎陰也陷為險難八卦皆一字重坎加習然後盡險之象故曰習坎此以兩坎言坎也坎自臨變初九之五坎為水九二兌澤決而流流而不出乎中不盈也凡水之流有物阻之然後盈流而就下則不盈不盈者中也初之五復為坎行險也行險而不出乎中五必應二不失其信也水必就下流濕萬折而必東有諸已之謂乎必曰習坎者惟習坎乃見其



然君子動而不過臨難而不苟似之故辭曰有孚豕曰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此以卦變言坎之德也  
 心者中也二五也亨者自初之五陽得位而亨水之流  
 行雖處至險无所不通者亨也乃以剛中而不變也君  
 子之在險亦然身雖蹈難其心則亨亦以剛中也初之  
 五者往也剛得中而亨者往有功也坎之道有尚乎此  
 君子濟難出險亦豈離乎剛中哉剛中者誠實也誠實  
 則金石可貫水火可蹈天地可動故曰維心亨乃以剛  
 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此以卦變明處險之道也險者  
 坎之用也能用乎險則无惡乎險矣天地之大不可以  
 去險况王公乎坎在上天險也天之所以險者震足止  
 於下不可升也坎在下地險也地之所以險者艮為山  
 坎為川半山為丘以也

公四諸侯守國而坎據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也設  
 險不唯城郭溝池兵甲之利網紀法度人所不能踰者  
 皆是所以法天地也故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  
 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推明二五反覆以盡習坎  
 之義也難生者險之時也用之以道濟天下之難者險  
 之用也不知其時不得其用行之不以中反陷乎險中  
 小則三身大則三國故夫子歎曰險之時用大矣哉在  
 卦氣為大雪故太玄準之以勤傳易  
 新安朱氏曰重險釋卦名義不失其信以卦象釋有孚  
 之義言內實而行有常也往有功者以剛在中心亨之  
 象如是而往必有功也時用大矣哉極言之而贊其大  
 也本義○水流不盈纔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  
 又流出去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是說決定如此



東萊呂氏曰常人言險必以為凶德坎所謂天險不可  
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用乃  
如此蓋易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若惡險而棄之是廢一  
物廢一物不足為易易說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伊川先生曰坎為水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相習水流仍洊  
之象也水自涓滴至於尋丈至於江海洊習而不驟一作讓  
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  
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偽也故當如水之有常  
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  
民熟於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  
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一無之字不能也故當如水之洊習易傳  
藍田呂氏曰水之走下繼至而不絕有習險之義焉德

行教事非習不成也

龜山楊氏曰習坎重險也水洊至相仍而不絕故積習  
而為重險行險而不失其信有常德行之象焉盈科而  
進不舍晝夜有習教事之象焉故君子以之易說  
兼山郭氏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  
信言坎之常也行有尚往有功言坎之用也故象曰水  
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易以坎為水水靜則  
明燭鬚眉平中準而大匠可以取法及其過也懷山襄  
陵浩浩滔天非方舟順風不能以濟也是以聖人制為  
刑法以治其小陳其甲兵以防其大有廉陛之峻以象  
天有封疆之固以象地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  
又曰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无非教也故常德行以立事  
也習教事以制變也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七十二戰



而禽滅蚩尤用此道也經曰地中有水師成諸坎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坎者水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放乎四海  
 故言洊至存至則其來不已險陷亦不已是為習坎之  
 義也君子法之以常德行習教事曰常曰習皆不已之  
 義也常德行所以行險而不失其信習教事所以設險  
 而固其國造次顛沛必於是斯為常矣國家閒暇及是  
 時明其政刑斯為習矣常德行故能有孚維心亨習教  
 事故能行有尚而往有功二者其可一日廢乎亦猶君  
 子自強不息以法乾之健者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卦言坎者水也大象言坎者水流之坎窞  
 也水流行不止至於坎矣復至於坎其行洊至有常習  
 之象常德行習教事非一日之積如水洊至也二五正  
 中德也為行坤順也為民教順民也常德行可以

涉險習教事可以夷險易傳

新安朱氏曰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本義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陰柔一无柔字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處

不得當非能出乎險也惟益陷於深險耳窞坎中之陷處

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由習坎而更入坎窞

失道也是以凶能出於險乃不失道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比於二无出險之志教云入于坎窞也說易

龜山楊氏曰柔不當位失道也居重險之時承剛而在

下失道而不足以出險則益陷於險矣故入于坎窞凶

窞坎中之陷處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習坎重險也初六以陰柔之才居重險之

下陷於坎險而不能出者也不能出者无剛中之德而



失處險之道是以凶也若從便習之義則初六不為坎  
窞之凶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六本臨之六五自外入於初歷兩坎習  
重也故曰習坎窞坎底也道由正而行也君子處險當  
以正道乃可出險初六不正不能出險反入于重坎之  
底失道而凶也此何異學泅者不知與沒俱出而溺死  
者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初本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  
象占如此本義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伊川先生曰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  
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  
濟不至如初益陷入於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艱

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

未出中者方為二陰所陷在至險之地以剛中之才不至

陷於深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險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險難之際弱必附強上下俱陰求必見從故

求則必小得然二居險中而未出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陰在外有險也一陽間乎二陰之間未

能出中也雖有剛明之才未出中則不足以夷天下之

險故求小得而已夫求者自求也外雖有險而心常事

故曰求小得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一陽揜於二陰之中不能無難也故曰

坎有險然剛而得中有心亨之道故可以求小得而不

至於喪其良心也一離乎中則失之矣故象言求小得  
以其未出中也求得之際道之所以失也以九二剛中



尚且小得而已況无剛中之德者乎是以君子戒慎恐懼乎不睹不聞之際誠非用心之過也聖人所謂求小

得不過如明哲保身而已異乎小人之求之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二剛中而陷於二陰上有坎險居坎而又

有險者也動而有求五必應之五艮為手求之象陰為

小故小有得然未出乎險申其剛纔足以自濟易傳曰

君子處艱難而能自保者惟剛中而已傳易

新安朱氏曰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有險之象然

剛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本義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

功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在坎陷一作險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

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於險之中之上

則重險也退來與進之皆險故云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

而居亦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

如此惟益入於深險耳故云入于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一无

字不可用也故戒勿用○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

當益入於險終豈能有功乎以陰柔處不中正雖平易之

地尚致悔咎況處險乎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

能去之求去而失其道益困窮耳故聖人戒如三所處不

可用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前之入險退來枕險入窞與初六同說易

藍田呂氏曰六三險且枕安於所未安也

龜山楊氏曰來則乘剛之則涉險故來之俱坎也險且

枕居險而止故入于坎窞入于坎窞則終於陷而已矣

故不可用說易



白雲郭氏曰三居重險之中當上下之際進則遇險退亦險也又履非其位所處亦險矣既无濟險之道終陷于坎窞而已宜其勿用也又安有行有尚往有功之義哉是知其終无功也來之猶來往也進退之象坎之下卦言處險之道上卦言用險之道枕言處險之上也易說漢上朱氏曰六三柔而不中履非其位不善處險者也往之於上則坎險之極五有艮木支倚而礙之險且枕也陸希聲曰枕闕礙險害之貌來而處三則在上坎之底入于坎窞也來坎也往亦坎也終无濟險之功故終勿用三下之終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者未安之意本義○問六三來之坎坎先生曰經文中疊

字如兢兢業業之類是重字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也之往進退皆險也○六三險且枕只是前後皆是險枕便如枕頭之枕並語錄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贰剛柔際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為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一作也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一有字有字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



況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堦如筮毛公訓牖為道亦開通之謂一作義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辯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一作長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

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一有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象只舉首句此比多矣樽酒簋貳質實之至剛柔相際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並易傳○或問坎之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簋貳用缶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无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



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之處也欲開悟於君  
 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它人皆爭  
 以嫡庶之分夫嫡庶之分高祖豈不知得分明直知不是  
 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侯招致四  
 皓此正高祖所明處蓋高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傑之力  
 故憚之留侯以四皓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豪傑歸心於惠  
 帝故更不易也昔秦伐魏欲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左  
 師觸龍請見云云遂以長安君為質焉夫太后只知愛子  
 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劉元承手編  
 穰渠先生曰四五俱得陰陽之正險阻之際近而相得誠  
 素既接雖簡略於禮无咎也上比於五有進出之漸故无

凶說

龜山楊氏曰四居大臣之位无剛健之才不足以夷天

下之險故以人臣處險之道言之傳曰為臣必臣敬恪  
 恭儉臣也則為臣之義以敬恪恭儉為主樽酒簋貳以  
 儉為禮也缶器之質者也至欽无文不致飾也務盡敬  
 恪而已夫處重險之中非多儀尚文之時故用缶納約  
 自牖所以進結其君以是而已牖所以通內外開其明  
 也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則以文武之事  
 告之好貨色則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好勇猶云可也  
 好貨好色人君之邪心不可為也而孟子皆曰惟恐王  
 之不好也蓋逆閉其塗而拒絕之則齊王進善之心熄  
 矣故孟子啓其蔽開其明使通內外庶乎其有見矣此  
 自牖之義歟知此則知所以事君矣說易  
 兼山郭氏曰醴酒之設玄酒之尚貴其誠之著也國有  
 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時有險易也是以至薄之禮虛中



之器可以自幽以達明坎之時為然四五近比而相親非正也自牖之象也說者謂觸龍居因闇以發其明然卦无是象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有孚者坎之德君子行險而不失其信所以法其德也觀乎六四蓋可見矣且一樽之酒貳簋之食瓦缶之器至微物也苟能虛中盡誠以通交際之道君子不以微薄為失禮亦由自牖納約其情已至不必階序行禮之地是以終无咎也坎之六四在上體之下與五為比當剛柔交際之地所謂能用有孚之道者也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箱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者无它焉交際之道以誠為主故也春秋之時齊侯衛侯晉命于蒲蓋申約言而退終二公之世未嘗以征伐相加

雖二君未賢於當時之君胥命未為得禮亦猶自牖納約之事而聖人有取焉傳亦言其近古近正者蓋其信為有餘也孔子不以人廢言况屢盟長亂之世有約言近古之事乎是亦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之義也由是觀之則樽酒簋貳足以盡交際之道者主於習坎有孚而

巴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自初至五有震坎艮坤坎震酒也艮鼻震足坤腹樽簋之形皆有首鼻腹足而樽異者有酒也有樽酒象而簋象亦具焉簋貳也貳副之也樽酒而簋副之燕饗之禮君臣上下剛柔相際之時也三四坤為土為腹土器有腹缶也缶樸素之物質之象坤為闔戶坎艮為穴其戶傍通日月之光牖也明之象約者交相信四五相易而後四應初五應二納約也約誠信固



結之象六四柔而正九五剛中而正四五无應四非五  
 莫之比五非四亦莫之承上下協力可以濟險故四當  
 剛柔相際也用質以交於上因五之所明以納其誠信  
 則言辭易入險難易濟終无咎也四五相易宜有咎而  
 易則五出險矣故終无咎終謂上六不動也易傳曰自  
 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  
 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辯者其說易行古人有行之者左  
 師觸龍之於趙張子房之於漢是也非惟告其君如此  
 教人亦然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晁氏云先儒讀樽酒簋爲一句貳用缶爲  
 一句今從之貳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虛  
 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是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  
 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

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  
 无咎故其占如此○晁氏曰一本无貳字今從之茂本○  
 易難看不惟道理難尋其中或有有用當時俗語亦有他  
 事後人不知者且如樽酒簋貳今人硬說作二簋其實  
 无二簋之實陸德明自注斷人自不曾去看如所謂貳  
 乃是周禮大祭三貳之貳是副貳之貳此不是某穿鑿  
 卻有古本若是強爲一說无來歷全不是聖賢言語○  
 陸氏釋文本象无貳字今從之○納約自牖雖有向明  
 之意然非路之正○問六四舊讀樽酒簋貳爲句用缶  
 爲句乃古注及程氏說晁以道本樽酒簋句貳用缶句  
 本義從之其說如何先生曰旣曰樽酒簋貳又曰用缶  
 亦不成文理貳益之也六四近尊位而在險之時剛柔  
 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納自牖之象又問牖



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邪先生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終无咎者始雖不甚好然於義理无害故終亦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之謂也○樽酒簋飯一句自是釋文如此○不由戶而自牖以見艱難之時不可直致也並語錄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祇宜音抵抵也復卦云无祇悔必抵於已平則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一无而字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於險然下无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一作非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於險則為有咎必祇既平乃

得无咎○九五剛中之才而得尊位當濟天下之險難而坎尚不盈乃未能平乎險難是其剛中之道未光大也險難之時非君臣協力其能濟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君之道不能濟天下之險難則為未大不稱其位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險難垂出而下比於四不能勉成其功光大其志故聖人惜之曰祇既平无咎而已矣不能往有功也

一本云坎盈則進而往有尚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得中而履尊位宜可以濟天下之險矣然以一陽在重險之中則剛雖中而未大也故坎不盈祇既平而已盈則出險矣然既平則有出險之漸故无

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水之來終不可盈而不失其平者水之常也守其常而不變固可以无咎矣然九五以剛中之才



而居君位當法天地設險以守其國蓋思有濟險之道  
 以二陰見揜無應以助之僅能守常而已非大人之事  
 也故象曰中未大也與屯膏小貞之義相類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本臨初九往之五坎中而不盈雖不  
 盈也有出險之理然九五下比六四所係者狹四五相  
 易中存而大毀是水不盈坎適至於平而止也出險之  
 道在剛中正剛正則大中而未大幾可以出險故聖人  
 惜之曰祇既平无咎而已祇適足之辭橫渠曰不能勉  
 成其功光大其志此所以為可惜歟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  
 時亦將出矣故其象占如此中未大者有中德而未大  
 義本○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盈是滿出來○問坎不盈中  
 未大也曰水之為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盈故曰不

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祇字他无說處看來只得作抵字  
 解復卦亦然不盈則未是平但將來必會平二與五雖  
 是陷於陰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如有孚如維心  
 亨如行有尚皆是也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凡水火以常論之水屬陰火屬陽至以爻  
 論之天一生水水中有陽故坎卦上下二陰中央一陽  
 故水屬陽也夫水之流行必先盈滿而後流出若澗而  
 盈則能出澗之類是也坎之未至於盈非坎深之故但  
 水未能盈滿耳九五君位也如德未至於堯舜必求至  
 於堯舜是坎而止於盈也若五一爻特患未至於盈耳  
 此君子所以釋之曰中未大也易說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



歲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為喻如係縛之以微纏囚寘于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於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以陰柔而自處極險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於三歲也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凶之辭也言久有曰十有曰三隨其事也陷於獄至於三歲久之極也它卦以年數言者亦各以其事也如三歲不興十年乃字是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六過中逃險而失道者也不附比陽中幾於迷復之凶故為所係累也陰柔不能附比於陰處險之極乘剛宜其為所拘戮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重險之極无剛健之才終於陷而已矣

猶之係微纏而寘叢棘也无出險之才而寘叢棘可謂

失道矣其凶三歲不亦宜乎三歲者終凶之辭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坎者水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決之東方

則東流決之西方則西流水无分於東西然而萬折必

東者以其信也水由地中放乎四海注焉不滿泄之不

竭大通不加窮居不損猶之人也遺佚而不怨阨窮而

不憫者由心亨也經曰巽乎水而上水羸其瓶凶以動

出為功也故曰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九二求小得未出

中也九五祗既平中未大也皆未能終坎之功至於上

六專取用險之極非聖人之所尚三歲不得免而无恥

由上失其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坎之爻以近中為得初與四是也初居重險之下失道而凶獨四能行其志是以得納約自牖之



道其過中而失之者三與上也三處險而不能有功上用險之過亦已失矣蓋刑法坎險之象而非用坎之道故用微纏叢棘為坎之道者上六之過也雖使三歲之久亦將不得其情能无凶乎是上失其道而終凶也其道如何有乎維心亨是也以是行之斯有功矣古之聖人任德不任刑故孔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上六之失其在茲乎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動成巽巽為繩坤坎為黑變巽微纏也巽木交坎為叢棘上六柔无出險之才處險極之時守正可也不當動而動則愈陷矣譬如有人陷於狴犴之中坐而省過雖上罪也不過三歲得出矣妄動求出則舉手掛微纏投足蹈叢棘陷之愈深雖三歲豈得出哉係之寘之不得出也然險極必平巽木數三乾為歲凶

三歲也初六可動而不能上六不可動而妄動皆失道也

傳○又曰易傳謂十為數極又十年不克征為終不可行而坎之上六三歲為終不得出若以始終言之上

六終也若以三歲言之三非極數

叢說

新安朱氏曰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

本義○問上

六微纏二字文云三股曰微兩股曰纏皆索名是否曰

據釋文如此

語錄

東萊呂氏曰上六此一爻否極必泰屯極必通坎極必出險理之自然也然而若知否極而泰不知致泰之道則不能去否屯極則通不能為致通之理則不能去屯上居坎之極必能出險然以陰柔之質居之則不知所出險故三歲之久至於凶也

易說







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  
 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既附麗於正  
 必能順於正道如牝牛則吉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也一無德字  
 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柔麗乎中正故利貞易說

白雲郭氏曰坎為險為水離為明為火險與明足以見  
 坎離之情水與火不足以盡坎離之象而論坎者必先  
 水言離者復先明何哉蓋坎險難明而水易見由水以  
 知險由險以知坎斯得坎之義矣離明易見不必因火  
 而後知故直言其明也離之道柔中柔中失之无守故  
 必利貞而後亨牝牛性順而從人柔中之道也然其強  
 力足與有守復有貞固之象是以吉也離之與坤道雖  
 不同而性略相類故坤之牝馬自順而健離之牝牛自

柔而強馬乾象也故坤之黃裳元吉見於六五牛坤象  
 也故離之黃離元吉見於六二君臣之辯觀二五之象  
 斯得之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畜牝牛離中之陰即坤之陰也坎為馬  
 脊坎中之陽即乾之陽也叢說

新安朱氏曰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為火體陰而用陽  
 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牝牛柔順之物也故占者能正  
 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本義○離便是麗附著之意易中  
 多說做麗也有兼說明處也有單說明處明是離之體  
 麗是麗著底意思離字古人多用做離著說然而物相  
 離去也只是這字富貴不離其身東坡說道剩箇不字  
 便是這意古來自有這般兩用底字如亂又喚做治○  
 離字不合單用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利貞亨言人有所附麗不可不附於正人如孔子微服過宋乃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則所附得其正可知故必貞乃亨畜牝牛吉畜字最要看大抵人欲附麗人必恭順和柔乃可故曰禮恭然後可以言道之方然人之恭順豈一朝一夕所可致必畜養有素乃可易說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伊川先生曰離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則麗於天百穀草木則麗於土萬物莫不各有所麗天地之中无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重明以麗乎正以卦才言也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

也○二五以柔順麗於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或曰一則中正矣五以陰居陽得為正乎曰離主於所麗五中正之位六麗於正位乃為正也學者知時義而不失輕重則可以言易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日月草木麗天地麗附著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離明而有所麗也火之為物麗於物而後見故離為明為麗離之二陽麗於一陰以為明陽麗於陰正也重麗之明皆麗乎正其文明其義正此所以化成天下也二柔皆中故利貞利貞故亨柔體故也牛順而畜於人牝又其柔者柔而麗於物故畜之吉

龜山楊氏曰離為火火无常形麗物而有形故離麗也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未有无所麗而能有成者故曰日月麗乎大而明生焉百穀草木麗乎土而利成焉皆



麗得其正而亨者也重明合二體言也上下一德麗乎正也明則誠矣故能化成天下惟人下至誠為能化也柔麗乎中正以六二言也柔不中則茹不正則邪不足以有行矣故麗乎中正乃亨夫陰以順成為德柔麗中正順之至也故畜牝牛吉牛順物也牝牛順之至也說易兼山郭氏曰坎陷也離麗也剛則有體陷乎陰中所以為坎柔則无質麗乎陽中所以為麗重卦也故日月麗乎天在上者也言日月則星辰從可知也百穀草木麗乎土在下者也言百穀草木則山林川澤從可知也重明以麗乎正人道之離也人者天地之合也天一生水於北方水為精地二生火於南方火為神其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各有所麗焉故合則渾離則散方其合也氣聚而成形於有方其離也氣散而神合於无

是以離附物則生去物則滅聖人以是而知鬼神之情狀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是故或以言文明或以言物化皆其象也至於言化成天下者又推其人道之相資而成功於久也畜牝牛吉何也曰乾為馬坤為牝馬坤為牛離為牝牛亦事象之宜也柔之麗乎中者六五也柔之麗乎正者六二也兼乎中正之道惟六二則然故利貞亨成卦之本在二也二有牛之象而又之辭曰黃離元吉又從可知也牛者強力而順象六二之方故也說易白雲郭氏曰離附麗也萬物莫不有所麗在天之日月在地之百穀草木皆是也舉日月百穀則萬物在天地之中有形有象者其麗皆一也推而上之雖天地聖人不能不麗乎道而道亦不能不麗乎天地聖人矣離之



為義亦大矣而彖不言者蓋坎險難明而離明易見不待言而知也是以坎以險而陷離以麗而明重明麗乎正者在卦為二五在人為君臣以明相繼是以化成天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康哉則化成天下矣柔謂二五也麗乎中正者貞也貞故事此畜牝牛吉之義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自遯初六三變而成二五皆一陰而麗二陽物之情未有不相附麗者也柔必麗乎剛弱必麗乎強小必麗乎大晦必麗乎明故曰離麗遯一變六之三成无妄再變六之四成家人三變六之五成離自六之四言之離有坎日降而月升也自六之五言之坎復成離月降而日升也乾為天故曰日月麗乎天自六之三言之有震巽震為百穀巽為草木乾策三十六坤策

二十四震三爻凡八十有四百穀舉成數也坤為土故曰百穀草木麗乎土觀天地日月百穀草木附麗如此則萬物之情有不相附麗者乎此推原卦變以明離為麗之義也兩離重明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之象重明而不麗乎正則以察為明重明而麗乎正以之化天下成文明之俗矣初二三正麗乎正也三爻在乾天之下有巽順服從之象化成也故辭曰利貞彖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此舉成卦言離明之所麗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不麗乎中正則邪佞之道其能亨乎六居五柔麗乎中而亨也六居二柔麗乎中正而亨也言柔麗乎中正則二五舉矣中正者人之本心也天下之心必麗乎中正則重明而麗乎正化成天下也必矣故辭曰亨彖曰柔麗乎中正故事此以二五言離柔之所麗



也兩者離之才也坤為牛順也六二以陰居陰為牝牛至順也畜養也以剛正畜養之成其至順而麗於中正則吉是亦柔之利也故辭曰畜牝牛吉彖曰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此以內卦終言柔之所麗也在卦氣為四月故太玄準之以應易傳新安朱氏曰離麗也釋卦名義柔麗乎中正以卦體釋卦辭本義○問離卦是陽包陰占利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順之物否先生曰然○彖辭重明自是五二兩爻為君臣重明之義大象又自說繼世重明之義不同○問火體陰而用陽是如何先生云此言三畫卦中陰而外陽者也坎象為陰水體陽而用陰蓋三畫卦中陽而外陰者也惟六二一爻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至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包正字耳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大抵人不可須臾離於正如日月之不麗天則失其所以明百穀草木之不離乎土則失其所以生然則麗乎正者非明者莫能也欲附麗人必先知其正乃能附麗不知其為人安能附麗乎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離卦蓋言人欲出險雖不可獨立然必求附麗於正以一卦觀之一陰居二陽之中故上下相輔所以為麗然五君位而以六居之似乎非正殊不知六雖柔弱得五則為剛以六居五正所謂柔麗乎中正易說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伊川先生曰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明兩明而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為離繼明之義也震



巽之類亦取洊隨之義然離之義尤重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大凡以明相繼皆繼明也舉其大者故以世襲繼照言之易傳

橫渠先生曰明目達聰繼明之道也人患墮於博覽惟大人能勉而繼之易說

龜山楊氏曰一則无所麗兩而後有麗焉故曰明兩作離離麗也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如大明文王有聲之詩是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說者謂上下為重明則五君也二臣也不得言重明麗乎正也謂先後為重明則前明已熄後明方來不得言繼明照四方也在書有之堯曰放勳舜曰重華不害其為重明也惟文王武王宣重光真麗不害

其為繼明也是以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陳教則肆周之所以化威天下也堯舜君臣也而並文武父子也而繼所遇之時異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堯曰放勳舜曰重華君臣也而並文王武王宣重光真麗父子也而繼此所謂繼明雍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盡而止耳不必同也坎之險難明故象言水洊至因水而知險也離之明易見故直言明兩作離蓋不必因火而後知其明也大人者與日月合其明故論繼明必以大人為言大人非必君父也總君臣父子有是明者皆兼言之如乾之二五皆為大人是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明兩作者麗乎明也鄭康成曰作起也明明相繼而起大人重光之象堯舜禹文武之盛也兌有



伏震離有伏坎震東兌西坎離南北照四方也傳

新安朱氏曰作起也義本○如日然今日出了明日又出

是以謂之兩作蓋只是這一箇明兩番作非明兩乃兩

作也猶云水洊至習坎○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

來日又明若說兩明却是兩箇日頭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象不曰二明乃曰明兩此以明繼明之義

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正如堯舜之相授受文武之相

繼如曰重華協于帝此是以明繼明如曰明明在上赫

赫在下此亦以明繼明大抵天下道理本自相續以明

繼明自是常事後世徒見堯舜禹湯之後有太康文武

成康之後有穆王遂以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以明相繼

為異殊不知以明繼明却是常事至於太康穆王昏亂

乃是異常事雖不見而理常在說易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與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伊川先生曰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

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

而跡已動矣動則一無則字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

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初在下无位者

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敬慎則

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慎不

敢進所以求辟免過咎也居明而剛故知而能辟不剛明

則妄動矣並日

橫渠先生曰履錯然與之者多也无應於上无所朋附以

剛處下物所願交非敬慎之甚何以免咎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始與二比剛麗乎柔其履交錯然剛

柔之際瀆亂生焉欲辟乎咎非敬不可能敬之道非剛



而何

龜山楊氏曰履踐也藉也履物為踐履於物為藉初在下以陽藉陰也二以陰麗陽故履錯然也錯然謂交錯也二以柔麗剛為文明之主錯然而不敬則上下紊矣能无咎乎故敬之然後无咎

兼山郭氏曰初九文明之初錯然者也不敬何以行之子入太廟每事問亦其意也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文明之初錯然者也不敬何以行之子入太廟每事問亦履錯之敬與雍曰履下道也故為離之初錯然之文過則有弊敬所以救其弊也使文之弊无自而生焉非辟咎之道與

漢上朱氏曰遯艮為指指在下體之下為趾五來踐初履也初欲麗四交巽巽為進退故其履錯然進退動則

失正失正則有咎故敬之不敢動以辟有咎榮辱安危繫於所麗君子處離之始安其分義守正而已故无所麗是以无咎管寧逡巡於萬乘之招王丹偃蹇於三公之貴以辟咎乎

新安朱氏曰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東萊呂氏曰大抵人之念慮雖未發於外要當制之於未動之先蓋離是火九是剛火則炎上剛則欲進火與剛在乎用之如何耳善用之則火為明不善用之則為炎上剛善用之則為正不善用之則為躁進故必敬於先然後能无咎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二居中得正麗於中正也黃中之色文之美



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黃離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大善之吉也○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六二二陽來麗不失乎中中即本也故曰黃離元吉

龜山楊氏曰黃中色也美在其中而暢於外者也二以柔順中正麗乎陽而為文明之主故曰黃離元吉黃與黃中通理同義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離之所以亨柔麗乎中正故亨也黃離之所以元吉文明而用中故元吉也故盡一卦之美其惟六二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之六爻二五為美五得中而非正柔麗

乎中正者惟六二盡之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則黃為中之色而德之至美者也美德在中故能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極美之至是以元吉也六二之美雖未及乎天下而黃中之理有必至焉故言元吉其義之美與坤六五相類而其道則中庸之教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黃者地之中萬物必有所麗六二坤柔在下麗乎中而與五合一得中道也夫中者天地萬物之所共由天地之長久日月維斗之不息聖人之道亘古今而无弊者也六二得之故能守正而不遷乘剛而不懼抱明德而獨照是以元吉易傳  
新安朱氏曰黃中色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本義○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麗乎正麗乎中正次第說六二分數多此卦唯這爻較好然亦未敢便



恁地說錄

甘昆玉

東萊呂氏曰六二以文明剛中之才居下體之中故曰黃離元者善之長元吉蓋无以復加之吉然六二之所以吉者正以得中道大抵才過乎中則是智者過之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致廣大而不能盡精微者也易說九三日吳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吳之離何可久也

伊川先生曰八純卦皆有二體之義乾內外皆健坤上下皆順震威震相繼巽上下順隨坎重險相習離二明繼照艮內外皆止兌彼己相說而離之義在人事最大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為日吳之離日下吳之明也吳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為樂缶常用之

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為嗟憂乃為凶也大耋傾沒也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大而巳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恐但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為其凶也此處死生之道也耋與眊同○日既傾吳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何足以為凶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人向衰暮則尤樂聽聲音蓋留連光景視桑榆之暮景不足則貪於為樂惟鄭衛之音能令人生此意易謂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悲衰暮故為樂不為則復嗟年景之不足也○明正將老離過於中故哀樂之非常其德凡人不能久也故君子為德天壽不貳並易說藍田呂氏曰九三陽過乎中日吳之象日吳之時明始退矣必至於沒而後已處斯時也亦姑謀樂以待其終



可矣不及時以自娛至於耆老則无及矣與詩云今我不樂逝者其耆同義

龜山楊氏曰居下體之終前明將盡矣離為日故有日吳之象焉在人則死生終始之變也故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夫缶常用之器也明者安常而處順故无常變昧此則大耋之嗟凶矣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位已過中故云日吳若不能與時進退不憂而樂其能忘大耋之嗟乎故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若孔子者又安有大耋之嗟

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

將至云爾若孔子者又安有大耋之嗟乎雍曰離日也三已過中是為日吳之時以人言之則衰矣於斯時也不能忘憂而從樂則大耋之嗟至而凶矣眾人以歌為樂故此爻從眾言之血氣既衰之時使絕滅眾念惟鼓缶而歌以待終焉則良心可復誠日著而偽日去矣是所以逸其老也聖人感人之意深矣然聖賢之樂亦豈鼓缶而歌哉孔子不復夢見周公而述作六經是聖人之樂也顏子不以簞瓢陋巷為憂而不改其樂是賢人之樂也聖賢之樂其心與眾人同其所以為樂則異故接輿歌而過門林類歌而拾穗莊周之鼓盆二子之臨尸雖狂蕩不法以極其矯枉之心終不異於眾日日吳之歌矣蓋未能安之者也是以孔氏之門皆无有焉

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為日在下吳也九三明盡當繼之際故



曰日昃之離盛必有衰始必有終生必有死晝夜寒暑之變達人觀此知窮必有變乃理之常孰知生之可羨死之可惡吉凶混矣故鼓缶而歌缶者常用之器歌之者樂其得常也九三離腹變坤為缶艮手擊之鼓缶也兌變震而體離口舌動有聲成文歌也昧者不知變不鼓缶而歌則大耋近死戚嗟憂之不安於死則凶矣九三不變乾首巽白處明盡當繼之際大耋也八十曰耄九十曰耄離三爻乾坤之策九十有六故曰耄陽為大耋也大耋猶言大老三失應而憂嗟也夫日昃之光斯須入於地雖欲附麗何可久也是故君子頽然委順不以死生累其心巽為長巽變何可久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本義

○

或問日昃之離先生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嗟戚曰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先生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

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三居下體之上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是猶死生之際也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者彼畏懼者其凶固明至於鼓缶而歌者雖自謂達死生之際殊不知死生乃常事耳初无可樂才鼓缶而歌則亦為死生所動矣故皆凶也象曰何可久也此一句最要看日之既昃自然傾沒雖千數萬計亦不能留此何可久也

易說

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故言繼承之義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以陽居離體而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而來非善繼者也夫善繼者必有異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啓然今四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又承六五陰柔之君其剛盛陵爍之勢氣燄如焚然故云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被禍害故曰死如失繼紹之義承上之道皆逆德也衆所棄絕故云棄如至於死棄禍之極矣故不假言凶也○上陵其君不順所承人惡衆棄天下所不容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多懼之地而以乘剛故其來也遠其處也危无所容安如見棄逐皆所麗之失中也三剛而不可乘五正而不見容易說

藍田呂氏曰離之四五與坎相反坎之四五皆當位離

之四五皆不當位剛柔不當位則剛必陵柔下必陵上不順之勢物所不容也離於下體其明再生故突如其來如物所不容不戢自焚故焚如死如棄如六五為四所陵不堪其逼然處尊居中不失王公之義物必助之故吉

龜山楊氏曰九四以炎上之性當繼明之時而麗非其正則循沿不休流金焦山勢之必至也故突如其來如焚如无善繼之道也古人善繼者如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是也无善繼之道則天下所同疾宜无所容矣故死如棄如然不言凶者凶不足道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離互體之大過之象易說

白雲郭氏曰火性炎上而九四近君當慄慄危懼如臨深淵可也反肆其剛暴突如其來若水之焚不能自制



速死之道无踰於斯矣自蹈禍機雖三尺之童亦知其非而棄之矣故雖至於死地而人无傷怛之心焉方其突然而來烈如猛火人人將望而畏之其有見容者乎故象曰无所容也古之君子於進也必有漸是以有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之義况居近君多懼之地者乎易說漢上朱氏曰九四重剛而不中正又處不當位不善乎繼而求繼者也四之五成乾巽乾為父巽為子子凌父突也突字古文作倒字不順之子也凌突而往其能來乎言逆德也巽木為火焚如也火王木死死如也退復三兌毀之其下反目而視棄如也言不容於内外者如此故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先儒謂古有焚刑刑人之喪不居兆域不序昭穆焚而棄之易傳曰禍極矣凶不足言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以剛迫之故其象如此無所容言焚死棄也義本○焚死棄只是說九四陽爻突出來逼樑上爻焚如是不戢自焚之意棄是死而棄之之意○問九四突如其來如先生曰九四以剛迫柔故有突來之象或曰突如其來如與焚如自當屬上句死如棄如自當做一句先生曰說時亦少通但文勢恐不如此○九四突如其來如自是一句焚如死如棄如自成一句恐不得如伊川之說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四處近君之位聖人於此一爻嚴其義峻其辭正天下之大分明君臣之大閑謂九四大臣苟侵君位突然而來則受莫大之罪焚者古之極刑然六十四卦近君之位皆不明此意獨於離一卦言之何哉蓋離有相繼之義九四以剛強之才上逼君下繼下體



之上大抵人臣之繼君必如舜繼堯禹繼舜乃可无舜

禹之心即是莽卓

易說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憂慮一作虞之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極言其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憂畏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一作慮則安能保其吉也○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據在上之勢而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豈能安乎並易傳橫渠先生曰言王公之貴人之所附下以剛進已雖憂危終以得衆而吉者柔履中正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四近君王公之位也位逼炎上而五乘之危難之勢也故出涕沱若戚嗟若憂懼之至也然以柔順之資離之弗違故吉唐之太宗殺建成元吉而以尉遲敬德持兵入侍可謂突如其來如也高祖拂而拒之則禍不可測矣能无憂懼乎惟順而不違故卒成授受之美焉然太宗无死如棄如之禍者以其退就臣子之位而不遽進故不及也易說白雲郭氏曰五雖得中而非正焉又麗乎二剛之間未足以致六二之臣以大明德於天下故自傷而出涕以至憂戚嗟若也夫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方其不得而為已憂也豈六五出涕戚嗟之時歟天下之急務莫急於斯也人君之明德莫明於斯也其為吉也亦孰大於是焉是惟離明之君乃有戚嗟



之吉庸君闇主何足以知之聖人慮學者不知戚嗟之  
明故又曰離王公也言六五之戚嗟蓋王公思欲相麗  
之意也孟子又言堯舜急親賢所謂親賢其離王公之  
義與

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目兌澤出涕也鄭康成曰自目出曰涕  
巽為長沱若也五失位為憂戚也兌口嗟若也六五柔  
居尊位九四凌突故出涕戚嗟然有吉之道九四突五  
離王公則吉四五相易上麗王位正也下麗三公用利  
也據正而用利以順討逆何憂乎九四哉  
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而迫於  
上下之陽故憂懼如此然後得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問郭冲晦以為離六五乃文明盛德之君知天下之  
治莫大於得賢故憂之如此如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

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是否先生曰離六五陷於二剛  
之中故其憂如此只為孟子說得這兩句故人便取以  
為說恐不是如此於上下爻不相通○六五介於兩陽  
之間憂懼如此然處得其中故不失其吉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以柔順文明之才居君之位自可怡然燕  
處然位雖高而理實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苟恃其尊  
則必底於敗故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惟離之六五能  
泣涕戚嗟而不敢安若書謂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  
馭六馬所以致吉  
易說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  
正邦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  
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



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夫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寬宥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察矣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誑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王者用此上九之德明照而剛斷以察除天下之惡所以正治其邦國剛明居上之道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有嘉折首服而舍之也獲匪其醜執評弗賓示威以正邦而已離道已成然後不附可征說易

龜山楊氏曰上九處離之終剛明之極也然以剛居柔无逸德矣王子出征用此道也故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脅從罔治也說易

兼山郭氏曰上九文明之極乃可有征若舜征有苗是也又曰離為甲冑為戈兵互體有兌兌為毀折王者之師有征无戰故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猶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如嗣征羲和是也夫當嘉會之時而下有不麗於正者是宜有征尚且折首獲匪其醜者明黷武之戒也若是則何必用師乎蓋不得已而用之正邦故也故左氏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於離明用師之時是宜發也洪範八政終之以師亦聖人之深意說易

白雲郭氏曰聖人以離明之德繼照四方天下无不仰其化成又豈爭地爭城而欲威強天下也哉蓋有不得已之師出焉且征者正也各欲正已也謂之出征正已而已必不得已而至於戰不過折獲非其善類者耳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蓋非玉石俱焚之師也謂之有嘉在此而已非嘉其勝敵之功也故知舜征有苗啓攻有



扈成王伐淮夷皆非得已之師用以正邦而已惟出於不得已故无咎若得已而不已則過矣正邦者非利人民土地之師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麗極有不麗者焉上五相易六以正行王用之以出征也上有剛德而明故王用之兌毀折乾為首陽為美九五美之至嘉也言用之有功王嘉其折首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折首者殲渠魁也醜類也陰又為醜上六下應九三陽也陽非陰之類獲匪其醜也醜脅從者乎王用出征非樂殺人也正其不附者所以正邦也離上三爻不正上五相易而正獨九四不正四諸侯位四正成坤土則邦正矣王肅易本曰獲匪其醜大有功也疑今本脫之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明及遠威振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故

其象占如此本義○有嘉折首是句語錄

東萊呂氏曰上九一爻正如成湯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然上九以剛毅奮發之才是天錫之勇也以離而居上是聰明睿智出於天錫以之出征則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是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亦如成湯伐桀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其時罪惡非不衆湯但放桀而已書曰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則其餘皆无罪象曰以正邦也此亦表正萬邦之義易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四







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說而應也傳○咸恒體用也體用

無先後劉綸師訓橫渠先生曰咸之為道以虛受為本有意於中則滯於方

體而隘矣拇腓股肱輔以一卦通體高下為言易說新安朱氏曰否泰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此八卦首尾皆

是一義如咸皆是感動之義之類○或問咸內卦艮艮

止也何以皆說動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

要動所以都說動卦體雖是動妄動便不吉動之所以

不吉者以其內卦屬艮也○咸就人身取象看來便也

是有些取象說咸上一畫如人口中三畫有腹背之象

下有人脚之象艮就人身取象便也似如此上一陽畫

有頭之象中二陰有口之象所以艮其輔於五爻言之

內卦以下亦有足象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咸恒二卦須合看咸卦說中有正恒卦正

中有說何故咸兌上艮下兌說艮止故說中有正恒震

上巽下震動巽順故正中有說咸卦少女少男故為說

恒卦長女長男故為正易說咸亨利貞取女吉

伊川先生曰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

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

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



感應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得正而吉也洪運

也白雲郭氏曰易卦六爻皆相應者有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八卦雖名義各有所主而其為道皆大成以感為義蓋无所不感故謂之咸感而无不通是以言亨咸无不亨上也利貞以感次也夫婦之感人倫之始人道之大也是以咸取女則无不吉然序卦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皆有咸之道者也聖人明人道故卦辭以男女為言而彖并天地萬物言之所以盡卦之象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咸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其卦為

咸其占亨而利貞取女則吉蓋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

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矣義本

東萊呂氏曰咸亨利貞取女吉天下之理有通有塞以誠相感无所不通一或不誠則雖近而一家亦閉塞而

不通故交相感乃亨然交相感三字言之甚易曉其所

以交相感之理則難知也若我至誠必待彼至誠然後

謂之交相感則是有待於外彼或不誠則不能相感矣

此說甚未安我苟至誠則天下自然相感初无待於外

也然人之交相感易不得正故必利貞然後亨易說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

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伊川先生曰咸之義感也在卦則柔爻上而剛爻下柔上

通志堂



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陰陽相交為男女交感之義又兌女在上艮男居下亦柔上剛下也陰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止而說止於說為堅慤之意艮止於下篤誠相下也兌說於上和說相應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通而得正取女如是則吉也卦才如此大率感道利於正也○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極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聖人感之也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並易傳

序卦獨不言咸咸既可以配天地則恒亦可以配天地皆夫婦之道也咸之為言皆也故語咸則非事咸感也不可止以夫婦之道謂之咸此一事耳男女相配故為咸也感之道不一或以同而感聖人感人心以道此是以同也或以異而應男女是也二女同居則无感也或以相悅而感或以相畏而感如虎先見犬犬自不能去犬若見虎則能避之又如磁石引針相應而感也若以愛心而來者自相親以害心而來者相見容色自別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風動之也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人欲老其老此是以事相感也感如影響无復先後有動必感咸感而應故曰咸速也說易○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无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有无一内外合庸聖同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



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无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  
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  
非有異則无合天地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  
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无須與之不感所謂性即  
天道也○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其究一也  
惟屈信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  
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並正蒙

龜山楊氏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上下而  
禮義有所錯故上經始於乾坤乾坤萬物父母也下經  
始於咸恒咸恒夫婦之義也艮山也兌澤也山澤通氣  
而交感形焉卦之所以為咸也咸也者交相感之謂也  
與天地定位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異矣剛上而柔下

剛柔之定位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也止而  
說以卦之才言兌三索而得女艮三索而得男兌上艮  
下男下女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各止其所也夫  
婦之道止而不說則離說而不止則亂男不下女則剛  
不接非夫婦之正也故止而說男下女然後亨正取女  
吉也夫天地萬物一體也情也者感而動也觀其所感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以其无二故也說易  
兼山郭氏曰蜀才曰此本否卦六升上上九降三是柔  
上剛下二氣交感相與也○咸感也而謂之咸有以无  
心感者然後盡感之義如天地之感也以氣聖人之感  
也以心由所感之不同故咸之所通亦異如柔上而剛  
下二氣感應以相與言天地之感也止而說男下女亨  
利貞娶女吉言人道之感也故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



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其大小亦異也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或天欲雨而柱礎潤銅山傾而洪鍾鳴无足疑也然天人之感終有以異乎曰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亦曰憲天之聰明而已並易說

和靖尹氏曰咸感也不言感而言咸蓋咸有皆感之義感只是感得同類也其感狹也若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只是感得同類者故云未光大若二氣感應以相與是

咸也語錄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故曰柔上而剛下雍曰咸自否來六三上而成兌是柔上也上九下而成艮是剛下也柔上而剛下謂二爻之變也變所以成艮兌二氣感應相與之道止而說咸

感之情也男下女内外之象也自咸感至男下女同釋文王之辭自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所以盡明一卦之象夫天地非感不能生萬物聖人非感不能平天下則咸之為感雖天地不能外是又豈止男女夫婦而已哉故由所感以觀之大而天地細而萬物其情皆可得而見此咸所以通三才而无間不獨以感人心為道也然文王之辭舉其微而著者孔子極其大與幽遠言之然後咸之道備孔子曰文不在茲乎信不誣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咸感也不曰感者交相感也咸自否變乾天也坤地也六三之柔上上九之剛下天地之氣感應而上下相與則亨矣故辭曰咸亨柔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感應以相與此以三上交感六爻相應言咸所以亨也關子明謂咸者天地之交是也剛下柔而為艮之



九二正也柔上剛而為兌之上六亦正也艮止也兌說也上下相感以正則止而說矣相感之道利於正不正則淪胥以敗男女相說朋友非義君臣不以道合非止而說也故辭曰利正柔曰止而說此以上六九三合艮兌二體言感之道當以正也艮少男感而來兌少女應而往匪媒不得待禮而行其感以正止而說者也取女如是君子之道造端於夫婦矣吉孰大焉故辭曰取女吉柔曰男下女此以二體申言感之道也夫二氣相感人道相說不過於正而已故總言曰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男下女者相感之一也无所不感者其唯天地乎二氣交感雨澤時行動者植者自化自生兌為澤巽者萬物潔齊之時有化生之象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无所不感亦若天地也否上九聖人也六三中位人

心也上九之三聖人下感乎人心也三之上人心感乎聖人也乾變兌則剛者說天為澤則高者平不曰以心感人者感人以无心也張載曰有意於中滯於方隅而隘其无心之謂乎且天地至大感則相與萬物至衆感則化生天地一氣萬物同體未有感而不動者也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以上三兩爻合互體推之以盡感感之道也在卦氣為四月故太玄準之以迎易傳

新安朱氏曰咸感也釋卦名義○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辭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是極言感通之理並本義○或問近略考卦變以柔辭考之說卦變者凡十九卦蓋言成卦之由凡柔辭不取成卦之由不言



所變之爻程子專以乾坤言變卦然只是上下兩體皆變者可通若只一體變者則不通兩體變者凡七卦隨蠱賁咸恒漸渙是也一體變者兩卦訟无妄是也七卦中取剛來下柔剛上柔下之類者可通至一體變者則以來為自外來故說得有礙大凡卦變須觀兩體上下為變方知其所由以成之卦先生曰便是此處說得有礙且程傳賁卦所云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自泰而變為賁之理若其說果然則所謂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而變者其說不得而通矣蓋有則俱有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而八卦成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而重卦備故有八卦則有六十四矣此康節所謂先天者也若震一索而得男以下乃是已有此卦了就此卦生出此義皆所

謂後天之學今所謂卦變者亦是有卦之後聖人見得有此象故發於彖辭安得謂之乾坤重而為是卦則更不可變而為他卦耶若論先天一卦亦无既畫之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至坤居末又安有乾坤變而為六子之理凡今易中所言皆是後天之易耳以此見得康節先天後天之說最為有功○董銖問咸卦本義以為柔上剛下乃自旅來旅之六五上而為咸之上六旅之上九下而為咸之九五此謂柔上剛下與程傳不同先生問所以不同何也銖曰此易中自有卦變耳先生曰須知程子說有不通處必著如卦變說方見得下落此等處當錄出看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咸感也止取女吉也君尊而臣卑夫倡而婦和上天下地理之常也然下天而上地則為泰男下



女則為咸蓋以位言則上下之分一定而不可易以交感之道言則必在上者先感下則在下者斯應上如君必屈己以下臣男必屈己以下女是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各有所感而无不應如行不著習不察之人徒見人心感而天下和平而不知各有所感觀其所感一句最要看蓋聖人巍然在上百姓林然在下須是看觀其所感一句易說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伊川先生曰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潤漸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则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一作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山上有澤非交感不能也感物之善莫若以虛受人有所繫慕皆非正吉故六爻皆以有應不盡卦義而有所譏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咸以无心感也咸之所感不一故咸之義又為感天與地相感故萬物化生聖人與人心相感故天下和平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感无不應應无不同好色好貨親親長長以斯心加諸彼未有不和不平者也天地萬物形氣雖殊同生乎一理觀於所感則其情亦未嘗不一也澤居下而山居高然山能出雲而致雨者山內虛而澤氣通也土灰候氣可以知也故君子居物之上物情交感者亦以虛受也

龜山楊氏曰山藏疾澤鍾水有虛受之象焉故君子體之以虛受人易說



兼山郭氏曰山之性包以畜止萬物者也澤之性浸潤以說萬物者也二者皆以虛受而通氣者也傳曰山藪藏疾又曰虛穴來風有自然矣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无非取諸人以為善及其終也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蓋其推而上之如此

說易

白雲郭氏曰山生物也澤利物也天地之大亦相感而後萬物化生況山澤乎是以交感而後生利萬物也君子法之以虛受人惟虛故受受故能感不能感者以不能受故也不能受者以不能虛中故也充虛中之道故至於无所不感无所不通然後盡成之道矣聖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本諸此言虛者本山澤有容之義蓋卦无虛之象而咸有虛之義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澤在下而達之山上以興雲雨利萬物者

山體內虛澤氣上通交感也君子以是屈己虛其中以受人之益故能受盡言能用大才能任大事

易傳

新安朱氏曰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

本義

○或問君子以

虛受人伊川注云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莫是要著意容之否曰非也以量者乃是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人便是不虛了○山上有澤咸當如伊川說水潤土燥有受之義又曰土若不虛如何受得又曰上兌下艮兌上缺有澤口之象兌下二陽畫有澤底之象艮上一畫陽有土之象下二陰畫中虛便是滲水之象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山上有澤咸山高而上有澤焉是山澤通氣也君子觀象然後能以虛受人谷虛則有應伊川解虛以受人最當玩味若心不虛而中有私至所主者在官職則山林之言不受所主者在山林則應世之言不



受惟无所主故泛然不受且如一江之闊只受一江之水如受兩江之水則溢矣今之人只說與正人處至邪人已不能與處惟聖人无限量故不擇合无邪无正皆能受之所以然者以其中心虚而无不受也大凡天下之理虚則能受實則不能受伊川云虚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此六句最當看

易說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在下卦之下與四相感以微處初其感未深豈能動於人故如人拇之動未足以進也拇足大指人之相感有深淺輕重之異識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初志之動感於四也故曰在外志雖動而感未深如拇之動未足以進也

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咸之六爻皆以身爲之象下卦象下體上卦象上體初六最下而應九四四以心感而初以足行然後相應不曰足而曰拇者初以陰居下靜而未行足雖不行不害拇之能動蓋心與四應而迹未應也龜山楊氏曰咸感也感而動者物皆然而人爲之主故咸六爻之象皆取諸身而已初在下咸其拇者也在下而居艮體雖有應乎上未能進也故在外而已兼山郭氏曰拇繫於足无繫於事功者也白雲郭氏曰咸之名卦蓋取六爻无不相感故合一卦論之則足以見天地萬物之情自六爻觀之則所遇所感不同其成分矣不足以見其大全猶耳目手足之用不同又安足以識人之大體哉各言其手足耳目之一用可也故咸之諸爻皆不能盡充咸之義各舉其一偏



言之也初之感四其感未深有志於感而已故曰志在外也外四也易之六爻上為首而初為足故初言拇而上言輔頰舌也然天地男女皆以二氣相感而六爻言拇言腓雖一物亦有感而後用於此見萬物之情无所不感矣又非特天地男女二體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艮為指在下體之下而動為拇拇足大指也初感而動不能自止觀其拇之動則知志在外矣虞翻曰志在外謂四也咸之初所感未深而志已先動動則四不應易傳曰感有淺深輕重之異識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於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初六雖與四相感然感之初者也感之初信未孚志未交此一爻只如此看甚分明當玩味志在外也一句今人與朋友親戚交感但責人而不責己只說我誠意已孚而彼不應不知己之誠未孚如足指之方動安能感人此一爻不以誠已孚而責人不應但以志尚在外而不能自足又曰六處咸之下是感之淺者也故以拇言象曰志在外也者常人之感人感之不入即止初六則不然謂感其拇是在我者微未足感人也故志在於外无自己之心求為感通而後已易說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陰在下與五為應故設咸腓之戒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先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



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也二中正之人以其  
 在咸而應五故為此戒復云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動則吉  
 也○二居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  
 質柔而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  
 明之云非戒其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  
 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則吉趨則凶以男下女為正咸之道也說易

藍田呂氏曰六二柔中雖居不往不失乎順一作雖柔而居中不失乎順

龜山楊氏曰腓下體之中也二居下卦之中故有腓之  
 象焉腓行則先動也艮以一陽止乎上而二以陰柔應  
 於五說而不知止者也故凶然上承九三能順而止則  
 不害矣故雖凶居吉也說易

兼山郭氏曰腓腓腸也六二柔而中正何以有凶以其

爻有艮巽是以居則得咸艮之義是以吉也伊川曰陰  
 不可以先動腓應上而先動者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咸之道至難言故文王明之以男女夫婦  
 之道而六爻又以人之一身取義蓋因其易明而可言  
 者也然自拇而腓腓而股股而心而脢脢而頰舌自  
 下而上之象也腓腓腸也在足之上股之下腓動則足  
 舉而後隨之足之力本諸此為下體之要下卦六二之  
 象實似之二居止之中腓為動之主吉凶之責在此是

以吉凶之義特在夫動止之間耳雖涉妄動之凶苟能  
 居而止之亦不害順感之道咸之六爻雖其應皆順然

妄動求感失居正虛受之義尤非艮止之宜聖人戒其  
 違時是以不若居吉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腓腓腸也巽為股二在下體之中腓也腓



行則先動躁之象二感五不能守道自止動而遽趨之  
躁動凶之道也若居位不動順理以待上之求不害也  
二動失位為疾有害之意坤順也易傳曰質柔上應故  
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貞自守則吉

易傳

新安朱氏曰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  
守者也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有  
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大抵君臣上下貴賤之間君當求臣臣不  
可先求君上當求下下不可先求於上貴賤之理亦如  
此焉二與五正應五在上二在下六二柔順說於上有  
如腓之好動動不知止凶之道也若不待五求而先自  
動則不能安分諂諛冒進惟能居守而不好動則可以  
吉象復明其順不害者言長沮桀溺之徒乃與君相忘

但不可先動使君倡而臣和可也蓋上下君臣之間又  
不可隔絕而不通要得其求則順而從之毫釐之間不  
可不察

易說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  
所執下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以陽居剛有剛陽之才而為主於內居  
下之上是宜自得於正道以感於物而乃應於上六陽好  
上而說陰上居感說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者在身之下  
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為象言九三不能  
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於物也剛陽之才  
感於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云亦者蓋象辭  
一作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  
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象字辭也上云咸其拇志在外也雖

通志堂



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前一作下二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雖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也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自主一作立一作處志反在於隨人是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心寧靜於此一向定壘前縱有何事亦不恤也休將閑細碎在思慮易曰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天地之道惟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屈伸動靜兩端而已在我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細碎皆不能出其間在於術內已過未來者事著在心畢竟何益浮思游想盡去之惟圖向去日新可也孔子以富不可求則曰從吾所好以思為无益則曰不如學也故於咸三以見此義易說藍田呂氏曰九三剛而不中居下體之上力雖不任而无所自執股之象也

龜山楊氏曰股身之下腓之上也九三居下卦之上股之象也股不足以有行隨下而已故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股繫於上下之體而非制動之主徒介於上下之間而中有異義故曰志在隨人者也易說白雲郭氏曰足之力在腓而行之用在拇股无所事隨之而已所應在上所隨在下以是而往能无吝乎九三居止之極亦以隨人尚不能處是其所執愈下者也以其不能自動而隨人故特曰吝苟自動則凶矣君子於行止之間有道存焉孔子可以止則止至公山佛肸之召欲往而不往是以无九三執隨之吝有六二居中之吉也然則咸腓之動往吝之隨不得不深為之戒也易說漢上朱氏曰巽為股股腓也感上而動三陽才剛為內



卦之主當位宜處說於上六而動亦若二陰爻然故曰  
咸其股亦不處也下比於二二腓也股動則腓動三在  
上反隨二不能自止所執在下執其隨者也非為上之  
道艮為手有執意隨人謂二也虞翻謂志在二是已故  
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隨二則感上而往亦吝雖不處  
也豈能往哉是以進退皆失其宜易說  
新安朱氏曰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當持  
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  
吝矣故其象占如此○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  
也二爻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靜而動  
可吝之甚也並本義  
東萊呂氏曰觀頤之初九可見九三之義頤之初九有  
剛陽之才不自知其剛陽之貴反與九四為應如人自

有靈智之德反舍之而觀其人之朶頤所以謂之觀我  
朶頤咸之九三亦如此以九居三不自知其剛陽之才  
可貴以自處反慕上六舍陽從陰舍上從下是不能自  
貴反有隨於人之動其吝可知故曰咸其股執其隨往  
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謂不能以貴自處而感於卑  
下也又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謂九三以剛陽之才而  
不知自信不能使人從己而反從人也今之學者蓋亦  
如此吾之性本與天地同其性吾之體本與天地同其  
體不知自貴乃慕爵祿不知一體之中自有廣大之道  
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咸其股執其隨者也易說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  
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伊川先生曰感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



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无所取直言感之道不言感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真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又四說體居陰而應初故戒於貞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繫則害於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繫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子因成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一有極字一作極致則一

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信明感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一有字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则无信信而後有屈觀尺蠖則知感應之理也龍蛇蟄藏所以存



息其身而後能奮迅也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  
 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潛心  
 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  
 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其德  
 業也所為合理則事正而身安聖人賢一作能事盡於此矣  
 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既云過  
 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終之云窮極至神之妙知化  
 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加於此矣○貞則吉而悔亡未為  
 私感所害也繫私應則害於感矣憧憧往來以私心相感  
 感之道狹矣故云未光大也並易傳○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  
 以一心也不得只恁地看過更留心語錄  
 橫渠先生曰釋氏以感為幻妄又有憧憧思以求朋者皆  
 不足道也○感非有意感三思以求朋此則不足道○聖

人惟於屈伸有感能有屈伸所以得天下之物何用憧憧  
 以思而求朋大抵咸卦六爻皆以有應不盡咸道故君子  
 欲得虛受人能容以虛受入之道也苟曉屈伸心儘安泰  
 寬裕蓋為不與物校待彼伸則已屈然而屈時少伸時多  
 假使亂亡橫逆亦猶屈少伸多我尚何傷日月寒暑往來  
 正以相屈故不相害尺蠖之屈以求伸龍蛇之蟄以存身  
 人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夫天地之常以  
 其心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无情故  
 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則順應故曰貞吉悔亡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矩於外誘之際將見感於東而  
 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无窮不可得而降也○  
 以陽居陰非躁感於物者也然體兌性悅未免乎思以求  
 朋之累也蓋體悅之初應止之始已勞於上朋止於下故



憧憧得朋未為光大不持以正則有諂瀆之悔

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居上體之下當一身之中以心感者也雖獨與初應未能无心周物然以陽居陰制之以靜所感於初者未深未涉於害故貞吉悔亡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有心於周物而未能无心猶自思焉天下何思何慮將无所不感斯所以光大矣

龜山楊氏曰九四晦之下股之上心之位也不言心心无不該不可以位言也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故貞吉悔亡傳曰心靜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而物至則无潛形焉故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憧憧往來則動而與物交構而從爾思者朋而已匪其朋則思之不能及也故曰未光大也

易說○易於咸卦

六言成其六二言成其九三言成其九五言

咸其六二六言成其六二言成其九三言成其九五言

之則心是也猶不言心其說以謂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其繇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惟天下之至神则无思也无思所以體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為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无思者以謂无所事乎思云耳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无思此何理哉

荆州語錄



兼山郭氏曰九四失位而不中故有悔貞吉悔亡初嫌於失正也介於三五之二剛皆非己應故上之而往下之而來故有憧憧之象非若无心感之為大也朋者己應也憧憧之感朋從而己以語何思何慮則未也易說白雲郭氏曰九四失位過中非吉之象而感道利貞九四之感初出於貞又以說道感人人之所願從故吉也吉則悔亡矣許慎以憧憧為意不定此言憧憧則其感无定也朋從爾思言其類從而感也然思之所及者能感而從之思所不及者朋未從也且天地之間往來者非一豈志意之所能盡虛己聽之可也而欲皆以心思感之是以憧憧无定蓋不知感之大有在於何思何慮者也象言貞吉悔亡未感害者言九四本无貞吉悔亡之道而在感則未為害者感道利貞故也憧憧固不足

以盡往來相感之道故未為光大往來之道繫辭言之詳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四感不以正則不誠不誠則害於感有悔也動則貞而吉其悔亡雖勉而至未為感害也何以知勉動而貞也故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四兌感於初方來而說初艮從於四欲往而止是以九四憧憧勞思慮於往來之際而不能定也四陰初六亦陰故曰朋四居中在三之上心思之所在夫思之所至則從思之所不至則不從朋從爾思所感亦狹矣能无悔乎四動而正初九不應去其偏繫之私心則誠誠則虛而无所不感動成坎離光大之象故曰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易傳曰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然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九四居股之上晦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  
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  
乃以陽居陰爲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設戒以爲能  
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於私  
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感害言不正而感  
則有害也本義○往來是感應合當有底憧憧是私感應  
自是當有只是不當私感應耳○問貞吉悔亡易傳云  
貞者虛中无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同何也曰  
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字作正而固仔細  
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虛中无我亦在裏面  
又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莫是此感彼應憧憧是添一  
个心否曰往來同是感應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  
又欲他感他如正其義宜欲謀其利便欲計其

功又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懼要云救他又欲他  
父母逆我好這便是憧憧底病○或說貞吉悔亡憧憧  
往來朋從爾思云一往一來皆感應之常理也加憧憧  
焉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所謂朋從爾思非有必  
必通之道矣先生然之又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往來  
猶言往來於懷否曰非也下文分明說日往則月來月  
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安得爲心中之往  
來伊川說微倒了所以致人疑一往一來感應之常理  
也自然如此又問是憧憧於往來之間否曰亦非也這  
个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說那个是自然之往來此  
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只是加一个忙迫  
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猶言助長正心與計獲相似方  
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个忙又曰方



做去時是往後面來底是來如人耕種下種是往少間  
 禾生是來○問憧憧往來如霸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  
 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無心而感其應我也无  
 心而應周徧公溥无所私繫是如此否曰也是如此又  
 問此以私而感恐彼之應者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者  
 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人少間  
 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為惠不被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為  
 惠矣王者之感如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去者不以為恩  
 獲者不以為怨如此方是公正无私心又問天下何思  
 何慮人固不能不思慮只是不可加私心欲其如此否  
 曰也不曾教人不得思慮只是道理自然如此感應之  
 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都是枉  
 了元无益於事只順其自然而已○憧憧往來自不妨

如暑往寒來日往月來皆是常理只著个憧憧字便開  
 了○或問易傳說感應之理謂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  
 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如何曰如日往則感得  
 那月來月往則感得那日來寒往則感得那暑來暑往  
 則感得那寒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无穷感應之  
 理是如此曰此以感應之理言之非有情者云有動皆  
 為感似以有情者言曰父慈則感得那子愈孝子孝則  
 感得那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器之問程子說感通  
 之理曰如晝而夜夜則復晝循環不窮所謂一動一靜  
 互為其根皆是感通之理木之問所謂天下之理无獨  
 必有對便是這話否曰便是天下事那件无對來陰與  
 陽對動與靜對一物便與一理對君可謂尊矣却便與  
 民對人說碁盤中間一路无對某說道便與許多路為



對因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與屈伸消長之說邵  
 氏擊壤集云上下四方謂之宇古往今來謂之宙因說  
 易咸感處伊川說得未備往來自還他有自然之理惟  
 正靜為主則吉而悔亡至於憧憧則私意為主而思慮  
 之所及者朋從所不及者不朋從矣是以事未至則迎  
 之事已過則將之全掉脫不下今人皆病於无公平之  
 心所以事物之來少有私意雜焉則陷於所偏重矣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四居感之中正是心虛中虛感應之大  
 者所以咸之一卦九四之爻最大貞之一字最好看伊  
 川云貞者虛中无我之謂虛中无我四字固是貞只認  
 此四字但誠虛中无我又不知貞字貞之一字果到虛  
 中死我地位方見在易謂之貞在大學謂之正心此心

一誠其心則其心自虛自然无往不吉而悔

自亡若夫憧憧往來之人心既不正則往來不息乍形  
 乍滅乍起乍伏本心既失已是私心則是隨其明類方  
 始思得此思却有限量有思則有无思则无若到貞吉  
 悔亡則窮天下之事无不感通繫辭於九四一爻推廣  
 何思何慮一章指教學者何思何慮當如伊川說然前  
 說皆是心之正體未曾說下手處至於屈伸相感止以  
 崇德也却是下手處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  
 來未光大也所以貞吉悔亡由其思不出位未為外物  
 所誘故正正者其良心良知之所在固无交感之害也  
 局於小智憧憧起伏所以未光大以其无所有之光大  
 反逐於物而私應蔽之蓋心本光大至此則光大皆不  
 見易說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而應二比上若繫二而說上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豈能感天下乎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戒使背其心而感脢者為其存心一作志淺未繫二而說上感於私欲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五處悅之中未免偏繫之弊故不能感人心而曰一无咸其脢惟聖人然後能感人心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脢背肉也无思无虑故无悔然而非不為也不能而已與所謂寂然不動者異矣居得尊位比上而不能通天下之故則其志未矣非為上之道也易說兼山郭氏曰輔嗣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蓋下之无憧憧之心之上之无滕口之說可以无悔而已方其論天地

之感萬物聖人之感人心於脢也何所取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子夏傳曰在脊曰脢蓋感於不思不動之地其道優矣是以无悔然不能舍脢之感而志夫體之大全未足以盡君人之道故曰志末也君人之道如之何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有伏艮下感六二艮為背脢鄭康成曰背脊肉也虞翻陸震劉牧同易傳曰與心相背而不見者也故曰咸其脢九五得尊位背其私心以中正相感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故曰咸其脢无悔然於感之義猶有未盡者九五比於上六也卦以初為本上為末有所志則私矣雖志於末未為无所繫也盡感之義者其惟去其所志虛中无我萬物自歸乎故聖人立象盡意又繫之辭以明之也張



載曰六爻皆以有應不盡卦義傳○又曰有因前爻之動以為象者如咸九五咸其脢明夷之二夷于左股說新安朱氏曰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繫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志末謂不能感物義本東萊呂氏曰九五咸其脢大抵為學最要識向背若任私心而行私心所喜則感不喜則不感所見者感所不見者不感如此則所感淺狹六五雖咸其脢然所感不大止无悔而已曷足為咸感之人君哉故象言志末也

易說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伊川先生曰上陰柔而說體為說之主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於口舌之間

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於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唇吻曰頰舌也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唯至誠為能感人乃以柔說騰揚於口舌言說豈能感於人乎並口勿傳

藍田呂氏曰脢與輔頰舌居心之上皆末也脢无情以无悔輔頰舌感不以誠而以言者也

龜山楊氏曰兌三索而得女則上六兌之主也兌為口舌故咸其輔頰舌居感之終兌之上說之至也以說感人是滕口說而已非感入之道也然不言凶咎者以說感人未至於凶咎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易稱近取諸身獨咸艮二卦言之為詳而其成終者特異豈非咸極於說而艮終於止而已邪觀艮其輔言有序為可知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易稱近取諸身獨咸艮二卦言之為詳而其成終者特異豈非咸極於烈而艮終於止而已邪觀艮其輔言有序為可見矣雍曰咸之六爻莫善於脢莫不善於頰舌口舌感人小入之道也故中庸言聲色之化民末矣是以聖人不為也然咸之道以身觀之以男女觀之以聖人和平天下觀之以天地萬物觀之皆可得而見特舉其至近而易明者則莫若人之一身也故六爻取象如此

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為首兌外為口內為舌艮止也兌說也上六兌感艮口動而上止者輔也輔上頷也九三乾艮感兌在首而悅見於外面頰也兌口動而內見者舌也上三相感不離於輔頰舌三者而已不能以至誠感物徒發見於言語之間至於舌弊而不已者也滕王昭素

作騰騰傳也上三相應騰口之象兌為說故曰騰曰說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感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又兌為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

義本

東萊呂氏曰至誠方能感人上六以陰柔居卦之終專以口舌感人譬之巧言如簧其口雖不能辨其心終不感且如二帝未嘗无典謨其所以感人者乃在典謨之外三王未嘗无訓誥其所以感人者乃在訓誥之外孔孟未嘗无答問其所以感人者乃在答問之外若无誠意而徒有典謨訓誥答問未免為滕口說也

易說







